

□ 师友情

帮助很大，今天过来完璧归赵；他的作品，我也翻译完了。萧默老师满意地点点头。他忽然提到他的另外一部书《世界建筑艺术史》，他说：“把《世界建筑艺术史》完成了，我就了一个心愿，我搞了一辈子的研究，那是真正的‘大部头’。那部作品，出版社也计划出英文版，好像还没找好人翻译，你们和出版社联系联系。”我看得出来他对自己作品的珍视与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赶忙点点头，让他放心。

萧老师的声音微弱、说话很慢，但他还在坚持地说，他提到前不久召开的十八大，说新一届领导人有很多想法，也想发展，中国会越来越好的，让我们大家都关注时事。我看到他眼里熠熠闪烁着希冀之光。我望着他羸弱的身躯，想起风中的残烛。然而，哪怕还有一口气，他也没有忘了忧

国忧民，也没有忘了告诫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所在吧。我不得不在心里悄悄地叹息，我不得将被那个场景深深地震撼。我只是没有想到，那竟然是最后一面……在我还没来得及将对他的理解坦陈给他的时候，在我还没来得及将出版的译作呈现给他的时候，他已经乘鹤西去。

翻开《中国建筑》，萧默老师的音容笑貌、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他的作品成为他留给我和广大读者的精神财富。我想起莎翁的诗句：“So long as ma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萧默老师的思想和精神将随着他的作品永垂，而我对他老人家的悼念，也将在我的译作里永恒。

2014年2月19日

32份思念

——怀念何德芬老师

○苏 燕（1983级水利）

何德芬老师原为水利水电工程系教师，2013年因病去世。她曾于1983年至1988年担任水工83（2）班的班主任。五年中，她一直认真地履行着班主任的职责，对每个学生视同己出，从生活到思想，从学业到择业，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在班级中形成巨大的凝聚力，深受学生爱戴。今天，水工83（2）班的32位同学谨以此文纪念我们的老师和挚友——何德芬老师。

1983年，我们32位学子从祖国四面八方刚刚踏入美丽的清华园就遇到了何老师。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她除了忙碌地

工作，操持着四口之家，还是我们的家长，我们的主心骨。何老师一直身体力行的就是“爱护学生”。当时的我们，个个充满稚气，最小的同学不满16岁，突然来到一个生疏的环境，诸多不习惯，陌生、想家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关。老师就利用中秋、元旦的机会，为同学们营造家的温馨。一位同学回忆道：“记得1983年中秋那天晚上，老师推着自行车从家里带来饺子面、馅，和全班同学欢聚一堂包饺子，这是多么大的‘工程’啊！师生们像一大家人，以何老师为中心干活、谈笑、唱闹……‘工程’

过半，何老师下令开火烧水下饺子，大家高兴啊！第一锅下的饺子比煮饺子的水还多，饺子开口生气了，大家见势不妙赶紧出手打捞，吃得很香，无论生熟。老师就像慈母一样，发出会心的微笑。”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何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和保护。有同学回忆当年学习工程制图课的经历：“上课考试想来也还算是我的强项，可就是偏偏摊上这一门工程制图课，一进课堂就犯晕。明明啥都没有，咋就要画一条虚线？我咋就看不见？平面图，剖视图，侧视图，晕啊。再看别的同学画的图，干净整洁，那叫一个漂亮。图纸一经我的手，怎么立马就变黑呢？大概制图老师意识到了我的危险处境，告知了班主任何老师。何老师这可有了工作重点，不仅找了我们班的同学，还有高年级的同学谈话，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帮助我，而且把我叫到他们家，让她先生彭守

拙老师专门给我辅导工程制图的基本原理，想各种办法帮我开窍。记得其中有一条就是建议我去买橡皮泥，做成模型，然后剖切，画。她是真比我还着急。”

一位年龄最小的同学回忆起刚入学时茫然无措、想逃避现实的经历时说：“从来没出过远门，突然从南方来到五千里以外的北国，举目无亲，饮食不适，气候干燥，天天想家，暗自流泪，甚至想回家去。是何老师及时关注到了我的状态，把我叫到她家，耐心开导和安慰，鼓励我坚持下去，做一个有用的人。是何老师的话，增加了我的勇气，使我度过了最初彷徨的日子，并逐渐与同学们熟悉起来，慢慢建立了友情，大家一起上自习，一起去跑步，一起在大草坪听音乐，孤独的感觉逐渐消失了。毕业前，就未来的职业发展，何老师专门又请我去到她家，长谈了一次，得知我即将去一家工业设计院从事尾矿库设计，对我讲了许多

应注意的事情，还讲了清华的传统，讲了踏实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话至今仍不时回响在我的耳边。”如今，这位同学已经成长为省设计大师，是尾矿库行业二十位国家级专家之一。

大二的时候，有同学突然对自己所学的水电专业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用现在的流



在校期间何德芬老师（后排左6）和水工83（2）班同学合影

□ 师友情

行词讲，那就是觉得水电专业不够‘高大上’，一门心思想转系转专业，转不成就打算退了学回家去重考。何老师得知后找我去她办公室长谈了一次。记得何老师跟我谈的既有大道理，又有小道理。‘大道理’是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基础设施十分薄弱，水电专业大有可为；‘小道理’是那时清华转专业很难，她根本帮不上忙；回去重新考吧，一是又要耽误两年时间，二是怎么跟家里的父母交待，好不容易考上清华又不读了，父母该多伤心等，苦口婆心地劝了我整整一个下午。当时我勉强答应她再学学看。谁知学着学着，就越来越喜欢上了这个专业，保送研究生上的也是本专业，参加工作后干的还是本专业，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水电工地摸爬滚打。我现在已经亲手负责了五座100万千瓦以上的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参与过的项目更是不计其数。”这位同学回忆说。

1988年，我们怀着对母校依依不舍之情和即将踏入社会的忐忑不安之心进入到毕业期，这时的何老师和我们一样，不仅忙碌而且操心。当时，很多同学报考土力学专业的研究生并且成绩不相上下，竞争相当激烈。为了帮助本班学生考取第一志愿，何老师与系里的有关部门和人士多次协商才使那些同学如愿以偿。对于一位想到其他大学继续深造的同学，何老师则通过自己的亲戚朋友寻找资源，比如通过她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兄长了解该校的情况和师资力量，帮助学生满足了心愿，如今这位同学已是土力学领域的教授了。紧接着是尽可能地为同学们寻找自己满意的工作岗位，班上好几位同学的工作都是由何老师穿针引线而得到的。这些小事看似

微不足道，但对于当时我们这些不谙世事、毫无人脉的学子来说却无异于是雪中送炭。

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老师把帮助学生放在首位，把为学生着想作为出发点，无论是考研还是择业，老师都是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并倾尽全力保护和帮助。有的人可能会认为何老师在这些琐事上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太傻，但正是因为有这些点点滴滴的奉献，才创建了我们这个水工32大家庭，成就了32位清华学子的学业和事业。离开母校以后，只要有机会来到北京，我们几乎人人都要去看望一下老师，谈谈家常，说说工作，交流一下班上同学们的近况，老师总是那样的慈善、亲切，问长问短，对女同学，还留住住在家里，畅谈到深夜。

2013年，何老师身患重病，几经生死，进入生命最艰难的时期。同学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不远千里到医院看望，并自发捐资为何老师筹集治疗费，有的甚至通宵达旦在病床前伺候，陪伴她走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正是这些来自亲人、朋友和学生的关爱支持着她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以乐观的心态接受治疗。在病中，何老师仍然惦念着学生，要求把所得的捐款以水工83(2)班的名义转赠学校设立“水工83(2)班励学基金”，用于帮助学习勤奋、家庭困难、生活简朴的学生。她真正做到了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有太多的往事无从说起，有太多的思念难以诉说，就让我们这32份真挚的情意随着微风，飞向天国，伴老师长眠！

[本文根据水工83(2)班纪念何老师逝世三周年的微博整理改写，苏燕同学执笔，经何老师爱人彭守拙教授修改。]